

中華文史論叢

一九八〇年第三輯

中華文史論叢

一九八〇年第三輯

(總第十五輯)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中华文史论丛

一九八〇年第三辑

(总第十五辑)

朱东润 李俊民 罗竹风 主编

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

1980 年 8 月第 1 版 198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1.00 元

目 次

说《尚书·金縢》篇	赵光贤 (1)
郭沫若《释五十》补说	陈炜湛 (13)
满城汉墓铜壶(甲)释文商榷	范祥雍 (19)
《文心雕龙》板本叙录	詹 锬 (23)
《世说新语》原名考略	周本淳 (43)
庾信《哀江南赋》四解	曹道衡 (49)
评刘知幾对《三国志》的评论	张孟伦 (55)
南唐二主词叙论	施蛰存 (61)
读《容斋随笔》札记	曹融南 (79)
读《沧浪诗话》诗札	吴调公 (87)
《镜花缘》作者的疑案	孙佳讯 (101)
唐代的衣冠户和形势户	张泽咸 (155)
《唐两京城坊考》东都部分质疑	高 敏 (175)
《旧五代史·党项传》族姓考	苏乾英 (187)
薛史《王仁裕传》辑补	胡文楷 (197)
论清朝苏南义庄的性质与族权的关系	冯尔康 (205)
《虜在目中》小考	张守常 (219)

琿春铜柱铭考·····董万仑 (223)

姜太公考·····戴乐志 (231)

卞著《李益年谱稿》之商榷·····谭伏学 (247)

初读龚贤《草香堂集》·····白 坚 (267)

李方膺叙传·····管劲丞遗稿 (277)

读常见书斋小记·····汪辟疆遗稿 (289)

《诗经》疑义解析·····徐仁甫 (48)

妾俑与妾字·····殷涤非 (86)

鄢地存疑·····贺 江 (100)

《山海经》“荣草”释·····尚志钧 (186)

我国古代海上计程单位“更”的长度考证·····朱鉴秋 (202)

关于马可波罗的中文史料·····吴德铎 (204)

岑仲勉《唐人行第录》补正·····周 夷 (228)

“君莫舞”试释·····金文明 (244)

龚自珍与中日文化交流·····竺柏松 (303)

龚自珍集外文一篇·····洪克夷 (304)

CONTENTS

An Exposition of the Essay <i>Jin Teng in Shang Shu</i> (“Metal-Bound Chest” in <i>The Book of History</i>) Zhao Guang-xian (1)	
Supplement to Guo Mo-ruo’s <i>Interpretation of “Fifty”</i> —Oracle Bone Inscriptions.....Chen Wei-zhan (13)	
An Open Discussion About the Interpretation of Inscriptions on the Bronze Vessel (Vessel A) Excavated from the Han-dynasty Tomb at Mancheng..... Fan Xiang-yong (19)	
Concerning the Editions of <i>Wen Xin Diao Long</i> (A Literary Symposium).....Zhan Ying (23)	
A Study of the Title Originally Given to <i>Shi Shuo</i> <i>Xin Yu</i> (New Interpretations of Worldly Events) Zhou Ben-chun (43)	
Explaining Four Literary Usages and Allusions in Yu Xin’s Poetic Prose <i>Musing over the Land</i> <i>South of the Yangtze River</i> Cao Dao-heng (49)	
Comments on Liu Zhi-ji’s Criticism of <i>Chronicle of</i> <i>the Three Kingdoms</i> Zhang Meng-lun (55)	
A Discourse upon the <i>Ci</i> Poetry by the Two Em- perors—Li Jing and Li Yu—of Southern Tang..... Shi Zhe-cun (61)	
Notes After Reading <i>Rong Zhai Familiar Essays</i> Cao Rong-nan (79)	
Notes in Verse After Reading <i>Cang Lang Shi Hua</i> (“Clear Blue Waters” Commentary on Poetry) Wu Tiao-gong (87)	
An Open Question—the Authorship of <i>Jing Hua</i> <i>Yuan</i> (Flowers in the Mirror) Sun Jia-xun (101)	

- Two Categories of Households Exempted from Taxation and Corvée in the Tang Dynasty—Households of Ranking Officials and Powerful Families and Households of the Privileged Men of Influence..... Zhang Ze-xian (155)
- Query on the Eastern-Capital Divisions as Stated in *A Study of the City Wards in the Two Capitals of the Tang Dynasty* Gao Min (175)
- A Research on the Tribal Name Given in *Records of the Dang Xiang Tribe in the Old History of the Five Dynasties* Su Qian-ying (187)
- Addendum to *Biography of Wang Ren-yu* in the Old History of the Five Dynasties Written by Xue Ju-zheng..... Hu Wen-kai (197)
- On the Nature of Clan-owned Commonage in the Southern Part of Jiangsu Province in the Qing Dynasty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Clan Authority.....Feng Er-kang (205)
- A Brief Textual Research on *Keep in View the Situation of the Enemy*—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.....Zhang Shou-chang (219)
- A Textual Criticism of the Inscriptions on the Bronze Column at Hunchun..... Dong Wan-lun (223)
- A Study of Data on Jiang Taigong (Grandsire Jiang)..... Dai Le-zhi (231)
- An Open Discussion on Bian's Compilation: *A Chronicle of the Life of Li Yi*..... Tan You-xue (247)
- A Preliminary Study of Gong Xian's *Cao Xiang Tang Ji* (A Collection by Hall of Scented Grass)..... Bai Jian (267)
- A Narrative of the Life of Li Fang-ying
..... the late Guan Jin-cheng (277)
- A Brief Description of Du Changjianshu Zhai (Read-Widely-Seen-Books Study)...the late Wang Pi-jiang (289)

说《尚书·金縢》篇

赵 光 贤

一

《金縢》篇在《尚书》中是问题比较多，在过去经学家中争论也比较热烈的一篇，因而有人对它的真实性表示怀疑，这就牵涉到它的史料价值问题，有重新探讨的必要。

《金縢》篇可分为三段：自篇首至“王翼日乃瘳”为第一段；自“武王既丧”至“王亦未敢诘公”为第二段；自“秋大熟”以下为第三段。

第一段记武王有病，周公向三王祷告，愿以身代的故事。从思想和文字上看，都不象是后人作的，可以看作周初史官的记事，即令不是当时的记载，应相去不远。第二、三两段，显然和第一段不同，记事简而不明，比较文从字顺，与真《周书》各篇不类，大概是后人追忆往昔的传说故事，信笔写成的。由于年代较远，所记不免模糊不清，易生疑窦。编辑《尚书》者因它与周公有关，遂附于第一段之后，总名之曰《金縢》。这两段虽晚出，并非后人有意的伪作。

清孙星衍说：“此篇经文当止于‘王翼日乃瘳’，或史臣附记其事，亦止于‘王亦未敢诘公’。其‘秋大熟’以下，考之《书序》，有‘成王作《薄姑》’，则是其逸文，后人见其词有‘以启金縢之书’，乃以属于《金縢》耳。”（《尚书今古文注疏》卷十三）孙氏说此经原文应止于“王翼日乃瘳”，我以为甚确，其见解实高出一般经学家；至于说“秋大熟”以下是《薄姑》篇逸文，则嫌证据不足，只可备一说而已。

二

第一段里无大问题，只“是有丕子之责于天”一句比较费解，解

说分歧，莫衷一是，但与史事无关。至于二、三两段，则争论甚大，自汉以来，聚讼不已。

在第二段里，于管蔡放流言之下有这样几句话：“周公乃告二公曰：‘我之弗辟，我无以告我先王。’周公居东二年，则罪人斯得。”这几句话，说得真不明白，无怪自汉以来，学者中就有各种不同的解说。首先，“弗辟”二字当作何解？《史记·鲁周公世家》这样说：“我之所以弗辟而摄行政者，恐天下畔周，无以告我先王。”司马迁读辟为避，这是通诂，“弗避而摄行政者”，意即不避“将不利于孺子”之嫌而摄政。为何不避嫌呢？恐不这样做，天下将会叛周，使新造的周邦发生危险，将对不起周的先王。这个解说合情合理的，它表明周公对管、蔡流言与武庚叛乱，都采取积极的对策。这是第一种解释，代表西汉今文学家的看法（孙星衍说这是古文说，不对）。

马融、郑玄也读辟为避，但和司马迁的解释迥然不同。马解辟为“避居东都”（见《经典释文》），郑说：“我今不避孺子而去，我先王以谦让为德，我反有欲位之谤，无以告我先王。”（见《诗·豳谱》疏引）马、郑都把辟字解为避位，说周公因避位而居东都，表明周公对管、蔡流言采取消极的态度。这是第二种解释，可代表东汉一派古文家的看法。

伪孔传的解释与上二说又不同。它说：“辟，法也。告召公太公，言我不以法法三叔，则我无以告我先王。”伪传训辟为法，本于《说文》，《说文》：“驛，法也，从辟从井，《周书》曰：‘我之不驛。’”此《经典释文》所引，今本《说文》“法”作“治”。段玉裁曰：“《释文》所引不误，今本《说文》作治，误也。”（《古文尚书撰异》卷十四）段说是。许氏所见《金縢》，“辟”字作“驛”，“驛”乃“辟”之古文，伪孔则用“辟”字以从俗。又《逸周书·作雒解》：“殷大震，溃降，辟三叔。”此“辟”字亦应是“驛”的借字，作动词用，意为以法治之。由此可见，伪孔传经文确有来历，并非杜撰。伪传“不以法法三叔”，下“法”字

乃动词，谓以法治之。段氏说：“下法字安知非治之误”，所疑亦有理。这是第三种解释，代表另一派古文家的说法。根据这个说法，周公表示，我若不以法治罪人，即对不起先王。这是说周公对管、蔡、武庚采取更积极的态度。

在这三种解释中到底哪个是正确的呢？我以为第一种与第三种说法，虽有今古文之不同和训诂上的差异，但基本思想是一致的。我们不当因伪孔传是伪书而将其全部否定，其中与今文二十八篇相同的经应有来历，不可一笔抹煞；至于伪传，虽非孔安国作，但若当作代表汉晋间某些经学家对《尚书》各篇的新的传注，亦未始不可。即以“我之弗辟”一句而论，伪传不仅有《说文》为根据，而且有《逸周书》为根据，这说明它的解释并非杜撰。清代今文学家，出于门户之见，不仅否定伪古文，连汉代的真古文也一概否定，但是并提不出令人信服的证明，这就不是实事求是为学的态度。至于第一、第三两说比较来看，《史记》用今文说，读“辟”为“避”，这是一般的训诂，但避什么却不清楚，要读者去猜。伪传训辟为法，有古文为依据，解说亦符合历史事实，似较《史记》更明确。至于第二种说法，代表《金縢》篇的另一传说，经马、郑等经学大师的宣扬，在经学上影响甚大，但经我的探讨，应当说它是错误的（详见下文）。

其次，“居东”二字也引起很大纷争。《诗》《书》所载，只有周公东征之说；避居东都与奔走之说，显系后起，疑战国时百家争鸣，因《金縢》篇此段文字不明，且有漏洞，好事者遂附会之另创新说。其说见于《史记·鲁世家》，说云：“成王少时病，自揃其蚤（爪），沈之河，以祝于神。曰：‘王少未有识，奸神命者乃旦也。’亦藏其策于府。及成王用事，人或譖周公，周公奔楚。成王发府见周公祷书，乃泣，反周公。”

这显然是关于《金縢》的另一传说，它与通常的说法的不同之处在于：一、以武王病为成王病；二、以周公东征为奔楚；三、成王发金縢之书本在周公死后事，此改为周公生时事。于是《金縢》传

说的面貌遂完全改观。

此传说又见于《蒙恬传》和《论衡·感类篇》，而《墨子·耕柱篇》亦有类似传说：“周公旦非关叔；辞三公，东处于商奄（奄之误）。”关叔即管叔，“非关叔”即反管叔；“辞三公”疑即避位的另一说法，“东处于商奄”当即居东。但此说无“周公奔楚”事，或者周公避位奔楚之说即从此类传说演变而成。

东征与居东到底是一是二？如果是二，哪个对？过去经学家们对此辩论不休。主张东征说的人很多，举一二为例。清毛奇龄作《尚书广听录》，说他少时也以为居东不是东征，于《鸛鸣》诗力破东征之说，晚年才发现这个看法是错的。他举出八点理由，证明居东即东征，其中至少三点我认为无可辩驳。毛氏说：“从来道（周）公事者，只有东征三年一事，并无避位二年一事，此真后人妄谈，为经传所绝无者。”这就是说此说于古无徵。至于《墨子》所说“辞三公，东处于商奄”，是晚出的讹传，其时代应比《金縢》晚得多，不足为据。这是第一点。毛氏又说：“《鸛鸣》之诗，管、蔡既诛之诗也，所宜更防者，殷顽未靖耳。如曰《鸛鸣》为东征以前之诗，则‘既取我子，勿毁我室’，何以为解？”这话很中肯。毛传谓周公以鸛鸣比武庚，以我子比管蔡，以我室比周室，把叛乱的责任放在武庚身上，这个解释符合周公的思想实际和当时的政治情势。根据毛传，《鸛鸣》之作定在东征之后，郑笺一反毛传，臆解“我子”为周公属党，既无根据，又不合理。这是第二点。毛氏又批评郑玄说：“今以其時計之，则是武王崩后，周公为冢宰，三年而遭流言，又居东二年，而启金縢之书，夫然后东征三年而诛管、蔡，则已共八年矣。考之《尚书大传》，四年建侯卫而封康叔，五年营成周洛邑，七年制礼作乐。《洛诰》所云‘唯周公诞保文武受命唯七年’，此经文也。经文于七年之间，在公已东征、营洛、迁顽、作诰、居摄并毕，嗣后明农复辟，而谓东征甫还，已逾七年，此小说家事也。”这是从周公居摄的年代与马、郑说的矛盾来证明以居东为避居东都说之谬。这是第三点。这

三点我以为都无懈可击，足以破马、郑之说。

清汪中更进一步从周初政治局势立论，提出更符合实际的看法，他说：“周公念社稷新造，旋遭大丧，自以王室懿亲，身为冢宰，践阼而治，以填天下。而三叔觊主少国疑，大臣未附，苟肆恶言节以济其奸。周公秉国之钩节伤丕基之将坠，忧四方之不宁，恭行天罚，以执有罪，是诚不得已者也节必若所言，流言之至，公即避位，流言再至，公得不杀身乎？释万乘之国而为匹夫，一死士之力足以制之，是岂不为之寒心哉！”（《述学·内篇二·周公居东证》）

这话从当时政治局势来看，周公作为一个新国家的缔造者，又是掌握政权的人，在国家发生危机之时，只能采取积极的态度，克服一切困难，不能采取消极态度，避嫌待罪，陷国家于危难之地。汪氏之说是很有见解的。

三

今天我们来评论两说哪个对，应当说东征之说是正确的；避居与奔楚之说是不可信的。理由如下：

（一）周公东征，不仅史传如此说，而且有《尚书·大诰》为证。《大诰》中有这样的话：“予得吉卜，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士曰：‘予得吉卜，予惟以尔庶邦于伐殷逋播臣。’尔庶邦君越庶士御事，罔不反曰：‘艰大，民不静节不可征，王害（通“曷”）不违卜？’”

这段话是说周公在东征之前，曾行占卜。“殷逋播臣”指武庚。既得吉卜，当然要伐武庚，但是各庶邦君等都说，“不可征”，并劝王不要听卜的话。下面周公讲了大段的话来说服大家，最后宣告：“肆朕诞以尔东征，天命不僭（差也），卜陈惟若兹。”由此可见，周公在东征之前，已清楚知道武庚在搞阴谋，非讨伐不可，虽然当时邦君、御事、庶士等都反对东征，周公还是说服他们，坚持东征，此《大诰》之所以作。这里根本没有周公见疑、避位这类消极思想，这是破避居东都说的最有力的证据。

(二)郑玄解“居东”为待罪，则更难通。不论从《金縢》或《大诰》来看，都看不出管、蔡放出流言之后，周公曾感到自己有罪的任何迹象，待罪之说完全出自臆想，毫无根据。

(三)避居东都之说与《鸛鸣》诗义不合。这牵涉本篇“罪人斯得”的解释问题。“罪人”是谁？诗云：“鸛鸣鸛鸣，既取我子，无毁我室。”毛传：“宁亡二子，不可以毁我周室。”这是以鸛鸣比武庚，二子指管、蔡，罪人当指武庚、管、蔡，《史记》说亦同。郑笺则说：管、蔡流言时，“成王不知其意，而多罪其属党。”又解“二子”为“世臣之子孙”，即“周公之属党”。这就不能不令人发生疑问，周公的属党并未犯罪，怎能说他们是罪人？郑氏辩护说：“谓之罪人，史书成王意也。罪其属党，言将罪之。”（《诗·鸛鸣》疏引郑氏《尚书注》）这真是大大的曲解。当管、蔡放流言时，说成王怀疑周公，则在情理中；说不罪周公而罪周公之属党，则令人费解。况且周公当时大权在握，怎会一闻流言，即弃位而去，令其属党为成王所得？这与《大诰》的精神全相违反。王肃批评他：“横造此言”，并不为过（同上）。

(四)马、郑说周公避居东都，东都一般指洛邑，武王虽有意定洛邑为都，但未营建，营建东都在周公摄位时，而且在平武庚、管、蔡之后，这有《召诰》、《洛诰》、《尚书大传》为证。管、蔡放流言时，尚无东都可居。如《墨子》所说，以居东为居商奄，则当时奄君蒲姑方劝武庚举事（见《尚书大传》），周公怎能到敌人那里去住？这些说法都是讲不通的。

由此可见，周公避居东都之说是错误的，没有根据的。

然而自宋代以来，特别是在清代由于佞郑之风甚盛，相信郑说的人还是很多，有进一步加以探讨的必要。这些人以为周公不应一闻流言，在不知罪人为谁之时，即兴师东伐，这是他们相信郑说的主要理由。例如朱熹说：“弗辟之说，只从郑氏为是。是时三叔方流言于国，周公处兄弟骨肉之间，岂应以片言半语便遽然兴师以

征之？圣人气象，大不如此。”（《朱子大全》续集卷三《答蔡仲默书》）后蔡氏作书传，即用其说。清王鸣盛说：“一闻流言，即往征而诛之，必无此事。且此流言乃在未叛之前，流言与叛两时也，两事也而传（按指伪孔传）并为一谈，何其妄也？且使群巢果与武庚同叛矣，公之诛之宜也，成王虽懵愚，亦何至既诛三监，犹有未悟，必待风雷之感，金縢之启，始释然乎？”（《尚书后案》卷十三）段玉裁说：“推测圣心，无有乍闻流言，成王狐疑，一无顾忌，急行诛讨之理，则郑说为长矣。”（《古文尚书撰异》卷十四）崔述说：“书云流言于国，不云殷畔，则是殷犹未畔，但闻流言而遂辟也。流言者，道路之言，当时尚未知为谁何，周公可以疑似而遽杀其兄乎？周公之东征讨武庚也，武庚未叛，讨之何名？若谓武庚之叛即在流言之时，则史当特书之，以为讨之张本，不得但记流言，遽云当诛，诛流言者耶？诛叛者耶？”（《丰镐考信录》）成瑾说：“管叔特先憾公，非遽憾成王，不利孺子一语出于流言，必非叔对众彰明较著倡言之谤公。即谓叔倡言以谤公，口角之间，亦似心忧孺子，叛迹未形，公将何辞以致辟乎？况出于流言，是叔阴谋暗布流言，藉多口以撼公，叔方佯为无事之人，旁观局外，朝廷尚未知起自叔，纵知起自叔，而叔尚未以殷畔，特兄之忌弟耳，公岂能选将兴师东征以修私怨乎？”（《蕝园日札》卷二）象这类的议论很多，姑举数例，以见一斑。他们的主要论点，说来说去，不外周公不应在初闻流言，管、蔡未叛时，即兴师东伐，所以居东与东征是二事，不是一事。

这些说法，乍看来振振有词，好象是很有理的，但究其实是错误的。其致误的原因，在于没有认清这段文字的性质。他们误以为这段文字和第一段一样，都是史官记录。假如真是史官记录，他们的议论确是合情合理，娓娓动听。史官记录只讲管、蔡放流言，未说以殷畔，周公一闻流言，甚至于还不知放流言的是谁，即兴兵讨伐，那真是太鲁莽了。一代大政治家周公怎会做事荒唐到如此地步，当然是不会的。问题在于这段文字并非史官记事，乃后人的追

记，何以知是追记？从文字的疏略，用语的暧昧上知之。自“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国”至“罪人斯得”只有四十八字，此四十八字包括了管、蔡放流言，周公查知流言出自管、蔡，管、蔡与武庚联合叛变，周公东征平乱等一系列事实，因为文字过于简略，这些重要情节都被省去，使人读了会得到这样的印象，好象周公真的“一闻流言，即往征而诛之”，其实决不然。我们说这段文字省略了许多重要情节，有无根据？有。原文说：“武王既丧，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国”，显然在“武王既丧”之下应有成王年幼，周公摄政当国这类的话，都被省去，即直接“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国”，这怎能接得上呢？下文说：“公将不利于孺子”，试想前文既未交代，这公和孺子指谁呢？老实说，这段文字确实有些欠通，不过由于读者对这段历史故事一般都熟悉，又因它紧接《金縢》正文之后，自然认为公是周公，孺子是成王，而不注意文字上的漏洞。下文“周公居东二年，则罪人斯得”，用十一个字包括周公东征全部史事，更是简略到极点。不仅文字简略，用词也太不分明，什么叫弗辟、居东？罪人是谁？不明不白。过去的学者把这段文字当成史官记事，斤斤计较周公不应一闻流言，即兴师东伐，而不悟其非史官记事，郑玄因其为圣经，不敢怀疑，但认作史实，又感到不好理解，于是深信周公待罪与奔楚之说，而曲为之说，后人并从而加以阐发，说得尽管娓娓动听，却违背了历史事实。

从文字上看，此段与下段可断言非西周文字。今《周书》各篇，凡真周书无不诘屈聱牙，此则文从字顺，即与第一段比较，亦不类。又西周文字，“及”字多作“暨”，“其”字作代词用多作“厥”，“无”字多作“罔”或“亡”，“则”字用作连词亦罕见，凡此均可辨此段非周初史官记录。

应当指出，许多人相信周公避居东都之说，一来是误认《金縢》这段文字是史官记录，二来是书生之见，只顾咬文嚼字，不从当时实际情况出发来考虑问题。当武王克商之后，二年就死了（据本篇

及《史记·封禅书》),天下尚在动荡不安,成王年幼不能理国事,周公不避嫌疑,摄政当国,据我的考证,周公当时不仅摄政,而且称王(我另有专文,此处从略)。《史记·鲁世家》述周公心情,“恐天下叛周,无以告我先王”,这是很中肯的。当时局势动荡不安,周公“恐天下叛周”,不避嫌居摄称王,因此引起管、蔡的流言,更加重周室的危机。此时周公将怎样来考虑问题呢?首先考虑的是王室的安危呢?还是个人的进退呢?流言初起,成王对周公有疑心,当然是可能的。周公怎么办呢?是查明流言的来源,加以澄清,消除成王的疑心呢?还是为了避免嫌疑,把政权交出去待罪呢?从《周书》与《史记》所载,周公采取前者,以积极的态度对待管、蔡、武庚、蒲姑等的蠢蠢欲动,为了王室的安全,兴师讨伐是不得已的。此时如避嫌让位,正中管、蔡、武庚之计,会导致周室的颠覆,周公决不会这样做的。马瑞辰说:“夫公当流言四起之时,明知三监之必畔,使徒引嫌避位,舍而去之,则三监得乘虚而入,是直堕其术中而不知,岂周公之智而出此哉!”(《毛诗传笺通释》卷十六)这看法和前引汪中的看法是一致的,是正确的,是符合当时情况的。

四

第三段,自“秋大熟”以下至篇终,另是一段文字,也是后人的追记,编《书》者因其有关《金縢》,附之《金縢》之后,《鲁世家》亦记其事。关于这一段,自汉以来,今文家与古文家的说法就大不相同。今文家说,周公死后,成王以诸侯礼葬之,有暴风雷雨,成王以为天变示警,开金縢之书,发现武王病时,周公请代死的祷书。成王悔悟,郊祭天,改以王礼葬周公。这个说法,《史记·鲁世家》、《尚书大传》、《汉书·梅福传》、《谷永传》、《后汉书·周举传》、《张奂传》、《尚书·洪范五行传》(《周举传》注引)、《论衡·感类篇》等,大体一致,都说此事发生在周公死后。古文家以马、郑为代表,深信避居东都之说,才说此事发生在周公生前,成王因天变示警,亲自

出郊，迎周公归。此说又附会周公奔楚的传说，周公奔楚的传说显然是不可信的。前文已经讲过，避居东都之说是错误的，当然说此事发生在周公生前也是错误的。下面再作进一步的分析。

这段开头“秋大熟，未获”，无年月，陡然而起，根本不象史官记事。郑玄注云：“秋谓周公出二年之后明年秋也。”（《毛诗·豳谱》疏引）这就错了。原文无纪年，怎知是周公出二年后之明年？在春秋时期以前，不论在文献上或金文上，未见有以春秋记时的，这里的秋字也不是记时，而是指秋收。句的意思是，某年庄稼既经成熟，但还未收割。成王启金縢之书之后说：“昔公勤劳王家，惟予冲人弗及知，今天动威，以彰周公之德。”这里一个“昔”字，一个“今”字，分明指出，周公勤劳王家是过去的事，天变是现今的事，二事决不同时。如照郑氏的说法，成王感风雷之变，才迎周公归，周公归后才有东征之事，这正是周公勤劳王家之时，怎能说是“昔”呢？怎会说“予冲人弗及知”呢？这显然是说不通的。如果说勤劳王家指周公祷告愿代武王死一事，难道东征不更是勤劳王家吗？从原文口气来看，成王以今昔对比而感天变示警，只有照今文家的说法，说成王启书是周公死后事，才能解释得通。

成王说：“惟朕小子其亲逆我国家礼亦宜之。”这是据伪孔本，马融本“亲逆”作“亲迎”（见《经典释文》），郑玄本作“新迎”（《诗·东山》疏引）。《史记·鲁世家》无“亲”字，只作“迎”。我以为无“亲”字者是今文，有“亲”字者是古文。“逆”字当是原文，司马迁引《尚书》，往往以训诂字代本字，因而改“逆”为“迎”，但这一改却改错了。马郑本都作“迎”，大概是以《鲁世家》为根据，并因而作出错误的解释，倒是伪孔本保存了原来的“逆”字。为什么说改“逆”为“迎”是错了呢？“逆”训为“迎”，固然是通训，但在此处却不合。“逆”又训违反，《国语·晋语》“未退而逆之”，韦注：“逆，反也。”《左传》昭四年“庆封惟逆命”，《荀子·非十二子篇》“言辨而逆”，《管子·法法篇》“夫见利而反上者逆也”，这几个逆字都作违反解，本篇这个逆